

小说月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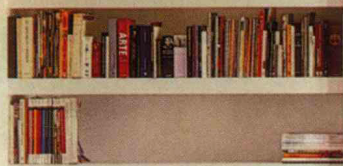
XIAOSHUOYUEBAO

2008年精品集

小说月报编辑部编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小说月报编辑部编

小说月报

XIAOSHUOYUEBAO

2008年精品集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小说月报 2008 年精品集 / 《小说月报》编辑部编. —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9.1
ISBN 978-7-5306-5136-0

I. 小… II. 小… III. ①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②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86259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23332651 邮购部电话: (022)27695043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31.75 插页 2 字数 586 千字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15000 册 定价: 49.80 元

小說月報

二 零 零 八 年 精 品 集

目 录

【中篇小说】

孙惠芬小传

005 天窗

孙惠芬

王安忆小传

039 骄傲的皮匠

王安忆

马秋芬小传

071 朱大琴,请与本台联系

马秋芬

衣向东小传

099 爱情西街

衣向东

王十月小传

135 国家订单

王十月

乔叶小传

169 最慢的是活着

乔 叶

小说月报

二 零 零 八 年 精 品 集



目 录

迟子建小传

211 布基兰小站的腊八夜

迟子建

傅爱毛小传

249 天堂门

傅爱毛

蒋韵小传

281 英雄血

蒋 韵

徐则臣小传

311 天上人间

徐则臣

【短篇小说】

储福金小传

361 棋语·冲

储福金

小說月報

二 零 零 八 年 精 品 集

目 录

徐岩小传

373 白粮票 徐 岩

范小青小传

385 厨师履历 范小青

须一瓜小传

399 灶上还有绿豆羊肉汤 须一瓜

刘庆邦小传

415 冲喜 刘庆邦

陈世旭小传

427 一看就是个新警察 陈世旭

裘山山小传

447 脚背 裘山山

小说月报

二零零八年精品集



目录

温亚军小传

455 下水

温亚军

韩少功小传

467 第四十三页

韩少功

郭文斌小传

483 中秋

郭文斌

495 编后语

496 附录 《小说月报》2008年总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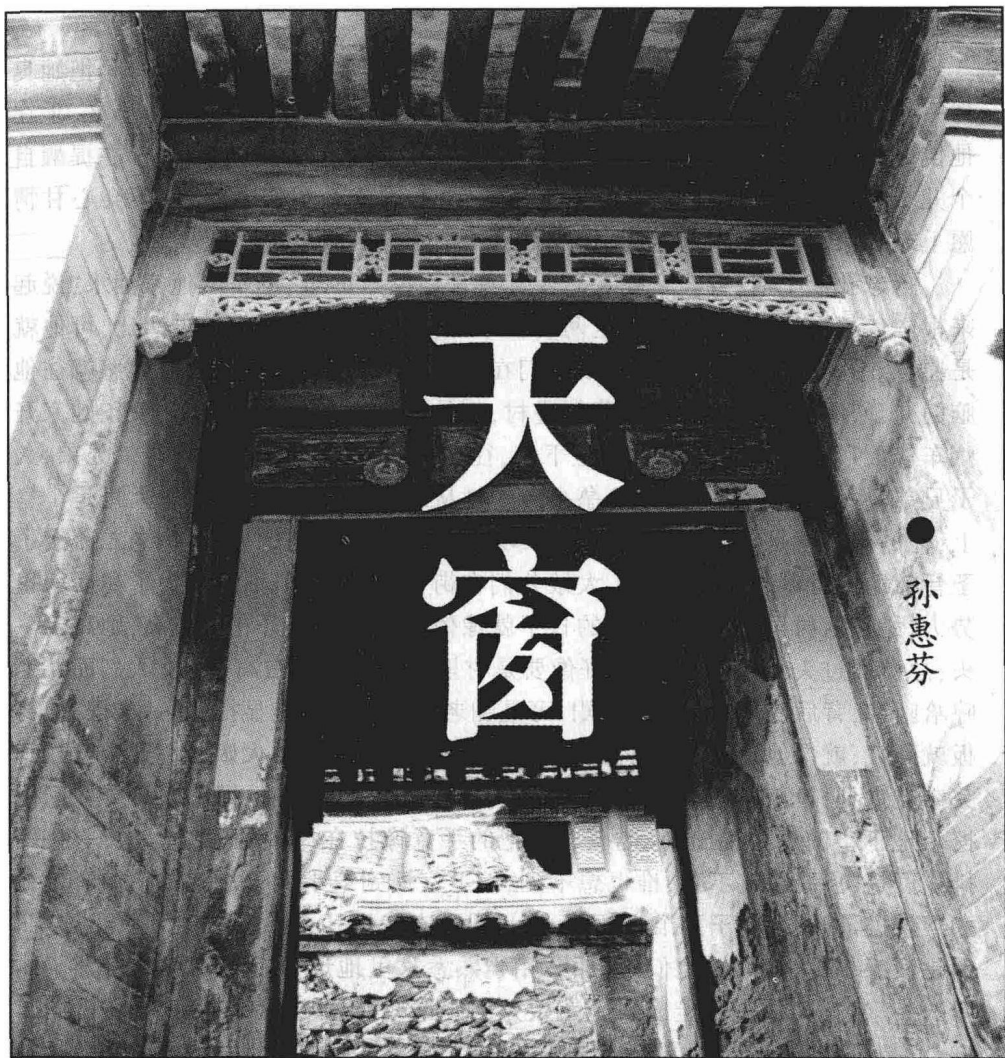
中篇小说

zhongpianxiaoshuo



孙惠芬小传

孙惠芬:1961年生于辽宁庄河。曾当过农民、工人、编辑,出版小说集《孙惠芬的世界》、《伤痛城市》、《城乡之间》、《民工》、《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岸边的蜻蜓》、《歌者》,长篇散文《街与道的宗教》,长篇小说《歇马山庄》、《上塘书》、《吉宽的马车》等。曾荣获多种文学奖励。2002年,获第三届冯牧文学奖"文学新人奖",长篇小说《歇马山庄》获辽宁第四届曹雪芹长篇小说奖,第二届中国女性文学奖,中篇小说《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现为辽宁文学院专业作家。辽宁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



上 篇

鞠老二把手里的大白菜扔上锅台,就回里屋抽烟去了。日光一蹿蹿跳过墙头,从窗玻璃上探进来,刺破了升到半空的烟圈。吞云吐雾一袋烟,鞠老二终于调实眼神,跨过两道门槛来到院子,粗声大气地说,晌午把这棵菜炒了,多放点油。女人没吭声。女人刚从木板夹成的厕所里站起来,脏兮兮的脸上带着睡意。许久,女人说,多放是多少,一勺?鞠老二再也绷不住,你他妈的有没有脑子,一顿一勺往后还过不过!女人从厕所走出米,傻呆呆地看了一会儿鞠老二,似乎愈

发不明白了,将二拇指使劲卷进衣襟里。

鞠老二没再理睬,他知道说得越多,女人越不明白,要是他呼呼号号把她臭骂一顿,她会立刻把自己扒光了一丝不挂跑到大街上。鞠老二僵了一会儿,手在他倒霉的斜眼上撮了撮。最丧气时,他总是要撮撮他倒霉的斜眼,似乎在提醒自个儿,要不是它,就不会讨这么个傻老婆,要不讨这么个傻老婆,就不会心甘情愿上老孔家干活,要不上老孔家干活,就不至于弄到眼下这个地步。

上老孔家干活,曾经是鞠老二十几年来最愿意的事,不是图他家油水,说起来根本谈不上油水,顶多年末送两篓橘子两箱啤酒,和他出的力没法比,可他就是愿意。孔家胖得囤子粗的大娘儿们在屯街上一亮相,脚后跟的血忽悠就往他脑门儿顶,踩都踩不住。大娘儿们进村,不是坐半截车就是摩托车,反正她家开汽车修配厂,有的是车。她从车上下来,往往吵吵八呲地在屯街喊,老二兄弟,久子兄弟,恁大哥想盖车库,去给垒垒砖。她从来都说恁大哥,好像恁大哥是个皇上,他的想法就是圣旨。也怪了,确实听到大娘儿们说到恁大哥,鞠老二就接了圣旨似的浑身哪儿哪儿都热。大娘儿们在街上吵吵八呲,不过是为了显摆家里势力,她是从村里搬出去的,她的日子就像俗话说的芝麻开花节节高,她高出一头,总要回过头来让村人知道,好像要是村里人不知道就白高了。女人们面上哼哈附和,背后咬牙切齿:穷显摆!可是鞠老二就是喜欢她显摆,她一显摆,他身板就硬气,就像他是她家的一条狗。十天前,一年多没来的大娘儿们开个摩托车突突突来到村里,还不等说话,他的身子骨就硬起来了,等她把恁大哥要在家里挖个地下室的想法说出来,他攥着锨把的手竟像拉在风中的电线似的,一抖一抖。可是,事情总有不测,谁也想不到,地下室挖到第十天,快挖完的时候,老孔家半夜进了贼,把柜子翻个底朝天,偷了男人衣兜里几百块钱和一部手机。东西倒是没丢多少,但大娘儿们说,那贼相当熟悉家里地形,从墙头翻进去,开了侧屋的一扇窗,又从正门走出来。大娘儿们说这些时语调高高的,脸上还挤满了笑,可是再装,鞠老二也能听出那话里的话,她家的墙是他和小久子俩垒的,她家的窗户是他和小久子陪着木匠安的,白天吃间食的时候,他们还进屋里歇过,熟悉她家里地形的,除了他鞠老二和小久子,还能有谁!

怀揣一肚子郁闷,鞠老二还是上路了。鞠老二没骑自行车,他要走甸道。甸道是大甸子上的一条水渠,坝面坑洼不平,上面长满了蒿草,只能步行。鞠老二走甸道,是因为甸道坐落在村庄南边,在整个村子的眼皮底下。丢东西的当天,村子里就传开了,他和小久子傍黑回来,鞠广大家的偎着草垛,撑着她那对天窗似的鼻孔扬声道,老孔家进贼啦,知道吗?鞠老二气得呀,恨不能把她摁到草垛上扒她个精光。自从娶了一个一犯病就把自个儿扒个精光的女人,他生气时,最想干的事就是把别的女人扒个精光。鞠老二不过是想让村里人看看,他不是贼,他并没因为老孔家丢东西就不敢去干活,他心正!心正不怕影子斜!当然,他走甸

道,还有更重要的原因,他在屋里吐烟圈时,看到了小久子,是他一蹶一蹶蹶上堤坝的身影让他突然开窍。

蒿草站成两排,水淋淋冲他点头。小久子的身影原来还是一个苍蝇样的黑点,五分钟不到,就由苍蝇变成蜘蛛,变成老鹰,最后变成风中矮柳。小久子罗圈腿,迈一步等于他半步,也是他有意撵他。鞠老二从没稀罕过小久子,可是不知怎么的这辈子他和他就是分不开,老孔家一搞基本建设,就铁定了他和他。也是村里男人都走了,就剩他俩走不了——他家里有个疯女人,侍弄不了两个孩子;小久子家里有个瘸妈,一阴天下雨就爬不起炕。邪行的是,老孔家永远也搞不完基本建设,在村子时搞,挖压水井,铸水泥粮仓;搬到镇上还搞,盖二层小楼,垒车库。他其实打心眼儿里愿意老孔家搞,只是不愿意和小久子一块儿搞。小久子也没什么大毛病,就是有些窝囊,一脚踢不出个响屁,讨了一个带孩子的老婆也能把老婆养跑了,村里那些生了儿子的女人,教育儿子没一个不说:有屁就大声放,别像小久子似的!弄得三岁孩子都看他不起。鞠老二不稀罕小久子,就因为这一层,自个儿被人看不起没办法,身边再加一个看不起,就是一堆牛屎旁边又摊一堆牛屎,臭上加臭。可是凡事都架不住时间,时间久了,动不动就弄到一块儿,明知道臭也不觉得臭了,也不是不觉得臭了,是有了臭是一窝烂是一块的感觉了。偶尔哪一天,小久子的老妈又爬不起炕,他忙家务来工地迟了一会儿,那会儿鞠老二就丢了魂似的,东挪挪西蹭蹭,根本干不了活。尤其吃间食的时候,小久子总是推让,把本该属于自己的那份肉肠缺一半给他,他鞠老二心里涌起的感觉不但不是臭,反而是一种少有的香甜了——为人师傅的香甜。时间培养了习惯,鞠老二离不开小久子,说起来是习惯了享受为人师傅受人尊重的香甜。可是现在,在老孔家丢了东西之后,那香甜一丝一毫都没有了,不但不香甜,再见小久子,还觉得有股臭烘烘的味道从胃里往上返。想想看,他鞠老二没偷老孔家的东西,那么不是小久子偷的还能是谁,问题是就从那天,小久子就再也没敢正眼看他。

小久子如果是个女人,鞠老二毫不犹豫就把他推下渠里扒光,问他为什么要偷老孔家东西,为什么要让村里人对他俩更加看不起。他不但让村里人对他俩更加看不起,还断了他俩后路。他蠢就蠢在不光断了自个儿后路,还断了别人后路。很明显,地下室挖完,老孔家再也不会找他们搞建设了,谁也不肯往家请贼!

鞠老二没扒光小久子,不是担心冤枉了小久子,是怕看见他那可怜的玩意儿:自个儿一辈子趴在一个疯女人身上已经够可怜了,他不想看见别人比自个儿更可怜,就像他不愿意和被别人看不起的人在一起一样。小久子老婆跑了那阵儿他可是太惨了,顶着一脑袋乱蓬蓬的头发在草垛头佝偻着,像只瘟鸡。可是以什么方法让小久子坦白,他还没有想好。昨天,前天,他一直在想,不光想,在

已经挖出三米深的地下室里,他用尽了他能想到的所有办法,用眼睛瞪他,压低声音审他,揪住他的肩膀摁在泥墙上逼他,都没用,他就是一个不吭声。他不但 不吭声,连喘气儿的声音都听不见,要不是他那双扁豆似的眼珠子眨巴两下,活活就是个死人模样。他一心指望小久子受不住他的搓弄,终于坦白,或者第二天,再也不来干了,只要他不来干了,事情就大白天下了。可是他不但还干,还要走甸道。

三步并成两步,鞠老二一跃就超过了小久子,错身的时候,他狠狠骂了一句王八蛋。但这并不能让他满意,他一路带着小跑,一路气喘吁吁,是觉得自个儿有很多想法要去实现,绝不只是想超过他,绝不只是想骂一句王八蛋。可是最终,他只是身子往他身上一蹭超过了他,只是骂了一句王八蛋,只是把自己变成了对方眼睛里的一只苍蝇——他相信,小久子看着他越来越小的背影,也会像他一样这么骂他。丧气的是,他最不愿意抢先一步看到大娘儿们那张大头朝下的脸了。她家男人上班后,大门总是上了锁,你第一个到,就注定要面对这张脸,因为你必须让对方为你开门。

大嫂。大娘儿们开门时,鞠老二喊了一声。在老孔家没丢东西之前,要说有什么事是鞠老二愿意的,那么头一样就是看到大娘儿们的脸。她的脸像个大头朝下的萝卜,并不好看,但她宽宽的下颏微微上翘时,有股说不清的劲头从那里释放出来。她的脸在村子里出现,他的脚跟就萝卜扎到土里似的,顿时身板硬朗。她的脸在她家出现,他就仿佛干渴的人啃了脆萝卜,心口顿生滋润。他相信小久子也会有同样的感觉。

实际上,她的下颏在村子里上翘在家里并不上翘,它在家里是低垂着的,就像露水下的芋头叶子。好处恰就出在这变化上,在村子里,她扬着下颏,说话吵吵八哗,觉得她大,是大娘儿们,回到家里,她的下颏就低垂下来,说话细声细语,立即就变小了,小猫似的。尤其她说,兄弟啊,恁大哥也不是找不到别人干活,为什么专找你俩,找别人来家嫂子害怕,他们都上班了,家里进了生人俺害怕!都以为俺有多少钱,绑了俺怎么办。她变小了,像只偎在边的小猫,鞠老二心里别提有多舒服了,他身体里横着太多的力气没处使,他太想为一个女人遮风挡雨了,偏偏他的女人是个疯子,从来不知道需要他,不但不需要他,还动辄脱光衣裳败坏他。从那时起,只要进了老孔家的门,只要看到大娘儿们那张萝卜脸,他就觉得自己是一个有本事的男人,是一个体面的男人,愿意为她赴汤蹈火。谁知,这一切,都在一个夜晚过后,生生地结束了。

说起来,大娘儿们开门和以前没什么两样,下颏照旧低垂,像一片露水里的芋头叶子,说话照旧细声细语,像一只胆小的猫。兄弟,来了。可是鞠老二就觉得不一样了,哪里不一样了又说不出。也许不一样的不是大娘儿们,是他鞠老二。谁知道呢?反正,他再也不敢看她的脸了,和她眼对眼时,他的眼珠自觉不自觉

就错开了,不但错开,胸脯里还像揣了兔子似的怦怦直跳,真就像个偷了东西的贼。这滋味太让鞠老二难受了,逼小久子坦白,就因为受不了这滋味:你本来是清白的,你却心虚得不行。

地下室在二层小楼院子的一角,鞠老二一进院,就兔子似的从洞口跳了进去。脸贴到凉渗渗泥墙上的刹那,鞠老二用手狠撮了几下斜眼儿,之后偎着墙,呼哧呼哧大喘气。进了地下室,空气就不再流通,生土的气味就闷罐子似的闷住鼻孔,鞠老二只有仰起脖子,张开嘴巴。事情总是有些古怪,鞠老二敲开门,恨不能一头撞进地下室,可是一旦进了地下室,又像圈进笼里的困兽,那么希望爬出去,因为现在,在觉得别人眼里的自个儿就是一个贼的时候,三尺深的地窖无疑就是人间地狱。关键是,在没丢东西之前,大娘儿们拾掇完家什就坐天窗外面和他们拉呱,他因为惦着和她说话,不时地上来下去,她那破锣样的嗓音灌进天窗,风一样让他舒坦。

鞠老二瘫软地偎着墙,眼巴巴望着天窗。所谓天窗,就是一个洞的洞口,一尺半见方,也是他尊重了主人的意见故意弄小,大娘儿们说,“恁大哥不让把进口挖大”。恁大哥有的是本事,家里的存货成箱成笼,为什么不让把进口挖大,想不明白。鞠老二当然不可能明白,他要是明白他就是“恁大哥”而不是他了,他要成了“恁大哥”就不用给“恁大哥”当牛做马出苦力了。这么想,并不是说他给人出力有多么冤屈,不过是有些看不惯孔兴洋而已——大娘儿们家的“恁大哥”叫孔兴洋,比他只大五六岁,十几岁跟着舅舅出去学徒,两年不到就出息成远近知名的修车手,从修拖拉机开始,一直修到大解放,130,各种轿车,一直到眼下开了修车厂赚了大钱。他看不惯的不是他有多出息,赚了多少钱,日子过得多么阔绰,而是他走路转头那副牛烘烘的派头。他打一小就不像个庄稼人,看人就冷冰冰的,从不跟放牛小子打咧咧。鞠老二看不惯,就是看不惯他那派头,那看人冷冰冰的眼神。说来更是古怪,他那么看不惯孔兴洋,背后骂人家耍牛皮,可要是孔兴洋站在他身边看他干活,不知怎么血管顿时就活跃起来,浑身顿时就有使不完的劲儿。那奇妙的感觉,就像有电一样的东西从对方身上放出来,经过汗毛孔钻到他的血管里。你不来干活,永远不会知道这种感觉,就像你不进孔家的门,永远不会知道总是吵吵八辈子的大娘儿们回到家里还会细声细语一样。其实孔兴洋进家,和在外面并没什么两样,目光照旧是冷冰冰的,手叉在腰上,腆着肚子大板儿先生似的这里看看那里转转,让你见了恨不能从后边拍他一锨。据说当厂长之后,他在厂子里就是这样,工人们没一个不怕他。可他鞠老二不怕,他不挣他的钱!他纯属帮忙!这也正是他牛气的地方,他不但怕,越是被他看,越是觉得舒坦,越是有一种上了舞台表演的感觉,手里的活儿越玩儿得漂亮。想想看,他是远近知名的修车能手,大厂长,他能把坏得不能动的车修得满街跑,却不会垒墙,这么一个人站在你旁边看你,牛烘烘的应该谁!

也许,正是牛烘烘的孔兴洋带来的这份舒坦,让鞠老二一听大娘儿们喊就浑身打战,让他多年来宁肯不要钱也要来当牛做马出苦力。也就是说,大娘儿们下颏释放的那股东西,大娘儿们像只小猫时带来的那份感觉,根儿都在她身后的这个男人身上,就像木偶戏里那个耍木偶的,是她身后有一个牛烘烘的男人,她的看重,才像在憋闷的地下室里开了天窗一样,让他感到沉闷的生活通了一口气,谁知道呢?

反正,只要平时威风八面的孔兴洋站在旁边,他就觉得威风的不是对方而是自个儿!在这一点上,小久子就不行,这个窝囊废最怕的事就是孔兴洋都下班了,他们还没撤退,一到那时他就慌了手脚连家什都不会使了,不是碰这就是碰那。

正这么想着,扑哧一声,一个软塌塌的东西从天窗掉下来,是小久子。鞠老二终于等来了小久子!胸脯里的兔子再次蹦了起来。他不知道自个儿是在等小久子,当生土味里弄进一股灶坑的烟灰味,当胸脯里的兔子再次蹦起来,鞠老二明白接下来要干什么了。小久子的身上永远有股灶坑的烟灰味,仿佛他每天都从烟道里爬出来。他最不爱闻这股烟道味儿了,它总能叫他想起家里的疯老婆和两个苦命儿子,为这,他出来干活总要换上专用来干活穿的工作服。然而现在,这股味道让他想起的不是自个儿的老婆和儿子,而是小久子的家,小久子的妈,因为它是长期没人洗衣裳的铁证。

鞠老二没有马上靠近小久子。要是在他的逼迫下,他承认了自个儿是贼,从此臭名远扬,他就永远找不到对象了,就得永远伺候他的瘫妈,衣裳就永远没人洗了。鞠老二在土墙上慢慢站直,因为身体里的反应和脑袋里的反应不那么一致,他的眼神虚一阵实一阵,但这只是几秒钟的工夫,没有多久,鞠老二就想开了:找不到对象活该,谁叫他当贼。当小久子拿起镐头,准备像以往那样往土里刨的时候,积蓄一早上的力气突然爆发,鞠老二从后边一把将小久子摁趴到泥土里。

之所以这么断定就是小久子干的而不是别人,是鞠老二掌握第一手材料。有一回,为了不让小久子在孔兴洋面前紧张,鞠老二跟他说,孔兴洋没什么了不起,一个修车抹油的,和咱抹泥垒砖的没什么两样,不过是有两个臭钱。可是想不到的是,这句话激怒了小久子,很少说话的他顿时涨红了脸,支支吾吾说:不,他就是了不起,俺觉得他最了不起啦,他看电视都和别人看的不一样,你不知道俺最愿意干什么?干什么?俺最愿意在他看不见俺的时候看他,有些夜里走得晚,你上厕所抽烟,俺就扒在窗上看他,他从来不看电视剧,净看中央大干部开会,看中国人和外国人打球。一句言不由衷的话,会汤汤水水挂出憋在小久子肚子里的这么多话,当时,鞠老二除了觉得小久子更加窝囊,没留任何痕迹。稀罕人家,却不敢靠近,却还要躲起来看,不是窝囊废是什么!可是老孔家进了贼之